

# 我們的媽媽

杜泰生

## 作者簡介：

民國30年生，祖籍陽瑞大河灣，生於江西泰和故取名泰生。現居台北市有二子一女，國中教師退休，現為襄陽文獻總編輯，好戲劇，編導舞台劇無數。

媽媽的生日是農曆正月初十，是我們家每年第一個過生日的人，那天只要在台灣，大家都會齊聚一堂，給媽媽拜壽。送紅包、切蛋糕、陪她打麻將是必有的，那天，媽媽面對兒女、媳婦、女婿、孫子女、孫媳婦、曾孫子女、外孫子女等，笑臉是一直展開在可親的臉龐上。

她老人家九十歲那年，兒子們決定給媽媽做壽，請了些鄉親跟友人，在天成飯店歡宴。媽媽以前的親友來往的不少，經常聚會打牌，如今這謝親友都走了，包括最親的梅姑夫婦，都到了另一個世界。

歡宴的親友有樊重民夫婦、楊芬夫婦、雁爹、宏舅媽、國勝舅夫婦、琅舅跟子女們、張阿姨、高阿姨、海一叔夫婦等，此外有泰生一家、辰生跟華輝、彬彬一家、月香跟小平等，剛剛兩桌，能歡聚一堂，真夠讓壽星興奮莫名的了。

媽媽有次在家突然語無倫次，不久又昏昏欲睡，幾近昏迷，我發覺有異，通知妹妹，妹夫將母親帶到附近的耕莘醫院掛急診，並住院檢查，得知是血糖過低。其實，媽媽每三個月都會前往榮總看病取藥。醫生說她年歲已大，小腦已開始萎縮，給的藥不能根治，只能防止病人腦部萎縮太快。加上她



也有糖尿病、高血壓、便秘、睡眠不好、眼睛弱視等症，所以每天三餐後都須吃藥、點眼藥等，加上她雙腿無力行動不便，需旁人扶侍。我們一直很關心她的健康，她自己卻不太放在心上。

我退休後，搬回來永和跟姆媽同住，每念及二十五歲那年，住院醫療胃疾時，姆媽日夜辛苦照料的往事，我就對母親激起無限的感恩，覺得母親的恩澤，一輩子都無法報答的，所以要回來陪伴母親，以盡孝道。

彬妹特意在母親附近買了房子，她每星期至少來兩次替姆媽跟王小伙「配藥」—將每天要吃的藥按早、中、晚、睡前放進藥盒。每三個月去榮總門診，姆媽的慢性病控制得不錯，雖然記憶力漸退化，但退化速度，還在操控的範圍之內。

她對日前的事很快忘記，但以前的往事卻記憶猶新，不過，漸漸地，很多往事也開始忘記了，我常跟她聊過去的事，姆媽都說：「我記不得了！」

我有點難過，看著媽媽日益衰老，心裡真的十分十分不捨。尤其當孫子們、曾孫們回來聚會的時候，不是把長孫小立看成次孫小弘，就是質問：「你是誰？」

平時在家，除了外傭大莉外，家裡只有姆媽跟老副官王小伙了。姆媽不愛看電視，她一看電視就打瞌睡，以前我特地買錄放映機放黃梅調的 DVD 給她看，她也是興緻不高，起頭還能看完《梁山伯與祝英台》、《江山美人》，後來慢慢地，不管放映甚麼片子，都是看著看著就睡著了。以前愛看的《大陸尋奇》，如今也無興趣了。

我有汽車時，很想帶她出去走走，姆媽都一概拒絕。

譬如說要帶她去 101 玩，她說：「太高，害怕，不去！」

花季想帶她去賞賞花，她說：「人太擠，不去！」

冬天想帶她泡溫泉，她說：「硫磺怪味受不了，不去！」

到大飯店吃下午茶，她說：「下午茶不好喝，不去！」

她哪兒都不想去，一天到晚就呆在家，不會拒絕去的地

方，只有每三個月到榮總的體檢。對了，她很喜歡到美容店洗頭或剪髮，這也是她惟一用錢的地方，她知道洗一次頭髮是150元，剪一次髮是400元，所以她需要的錢，只要夠洗頭就行了，其他的一概不管，就是給她一千一萬，她只要夠她洗頭就好。不管是否過年，每次洗完頭，都會給美髮師100元小費。

爸爸離開媽媽跟我們後，除了留下一棟沒有土地所有權的房子外，可說是空無一物，我們對父親的個性十分瞭解，知道父親是一個不貪財，極度清廉的軍人，他一生為國家效忠，對家庭盡力。媽媽身為軍人之妻，加上本身的個性，對金錢也是淡薄不奢，輕如鴻毛。她的皮包裡，除了衛生紙外別無他物，女人享用的胭脂、口紅，她雖有，但已是幾年前的了，一般婦人喜愛的飾物，她根本沒有。至於貴重的金飾、寶玉等，就只有簡單的幾件，而且在兒女們結婚時，都送給了媳婦，自己是從來不穿戴的。

她是「榮民遺眷」，每月有兩萬多的生活費，全由彬妹支配，三個兒子跟女兒說好按月分攤經費請外傭照顧媽媽，並補貼日常生活費。她如今也沒有甚麼應酬，以往來往的鄉親友人幾乎都不在了，偶有連絡的只剩姨媽、楊姐、張阿姨、高阿姨、樊叔等少數人了。

媽媽十九歲跟先父結婚後，就有人照顧，王小伙是從二十歲就跟著的老人，杜家老少完全把他視為家人。十一年前爸爸過世後，家中除三弟辰生外，就只有媽媽跟小伙了，我退休後搬回永和，總算又多了一個人陪著媽媽了。

平日，三弟辰生上班，我有時回校兼課外，媽媽跟小伙會回憶起往事。小伙的記憶超好，往事都記得一清二楚，媽媽對不復記得的事，就沒興趣，對記憶猶新的事，會一而再、再而三地重復說，害得我向她求饒：「媽媽呀！這件事你已說了幾百遍了！」

「不可能！」媽媽說：「今天就沒說過一百遍！」

但大部分的時候姆媽跟小伙多靜坐椅上，雖然電視開得大聲，但兩人均已昏睡，尤其是姆媽，只要打開電視，她就點頭如搗蒜，奇的是你一關電視，她立刻就醒過來，好像電視的聲音是最好的催眠曲。

### 不敵病魔、與世長辭

漸漸地，小伙的聽力退化得很厲害，不對他大吼，他根本聽不到，但他很愛面子，不承認沒聽到，所以說跟他說話變得很吃力。說到面子，小伙確實是很愛面子的人：吃東西一定留一點不吃，就怕別人說他吃得多、天再熱也要戴帽子，怕人家說他光頭，因攝護腺肥大而需掛尿袋，他就再也不出大門、身分證上的年齡多報了五歲，以致於他現年已到九十八，他就把九十八歲掛在口上……。

「別看他沒念過書，」姆媽說：「小伙上至天文下至地理，沒有不懂的！」說的還真是一針見血！

小伙很會保養自己，他除耳背外，右腿萎縮，以致行動不便。其他生活方面都能自理，而且是一切照規矩來：起床、三餐、吃藥、點眼藥、午睡、洗澡、就寢、看電視、在在按部就班，絕不馬虎。我們兄弟跟彬妹對他，完全像對自己的家人一樣，這是父親生前希望杜家後代該有的承諾，也是我們兄弟們自動自願負起的責任。

姆媽就沒有小伙照顧自己的能耐。她因白天睡得過多，所以晚上九點上床後，頂多睡兩、三個鐘頭點就睡不著了，免不了半夜裡起來上廁所，不小心滑倒，嚇壞了我們，於是我買成人尿褲給她穿，告訴她晚上不要起床了。起初她不習慣，還是脫掉紙尿褲，再坐馬桶尿尿，讓我哭笑不得。後來習慣之後，夜間起床情形少了，但她還是表示晚上睡不著。

「你白天睡太多，晚上當然睡不著，你應該白天少睡一點。」我說。

「我那裡有睡？」姆媽不承認：「我只是閉著眼睛！」

我沒輒，只好由她！

醫生說老人家一但腦部退化，就無法痊癒了，只能盡量遲延惡化速度。老人會漸漸忘記以前的事，甚至不認識親人，這是很常見的情形。姆媽多少有這種現象，但還不到嚴重的程度，她認識住在同屋簷的人，也認識常來的女兒跟女婿，但對不常見面的熟人，就要一再提示後，她才會叫出名字，有些還張冠李戴，認錯了人。當然大家不會責怪她的，她會笑著，很認真地開始向對方「調查戶口」，過程大致如下：

「他是我大兒子，」姆媽指著我跟對方說：「他生在江西泰和，所以叫泰生。你叫甚麼名字呀？」

「我叫×××」對方說。

「我知道了，你是××的兒子！」

「奶奶記憶真好！」

「我以前的事都記得很清楚，我五十七年在青島的時候……」

「姆媽，你記錯了，青島是三十七年，五十七年我們剛搬到永和！」旁邊的我忍不住要糾正！

「過去的是我記得很清楚，五十七年我在青島！」姆媽說得肯定而認真。

姆媽就是這麼可愛，說以前的往事，雖然常常出錯，但她親切，「古錐」的模樣討人喜歡。

我常常看著姆媽，會不由自主地緊握姆媽的手，我太愛母親了，晚上睡前常常合手祈禱：「願姆媽長命百歲，永遠健康！」

其實，姆媽有一些老人常見的慢性病，但因藥物控制得宜，所以都沒問題。就彬妹的記憶來說，姆媽在八十以後，一次因血糖過低，一次因尿道感染，一次因痔瘡流血住院醫療之外，最多只是感冒流鼻水，或輕微咳嗽而去就診。

「姆媽的身體比我還好，」我說：「姆媽一定可以活到一百歲！」

民國一百零二年六月八日，外勞安妮皺著眉頭對我說：「奶奶有些發燒！」安妮是來自印尼的外傭，三十出頭，先生也在桃園工作，有一個女兒留在印尼跟婆婆生活，她把姆媽照顧得很好，姆媽很喜歡她。

我跟彬妹夫婦不敢大意，立刻送到耕莘醫院掛急診，經驗血、照片等檢查後，醫生認為是血糖低、心跳快，需住院詳細觀察，安妮留院陪著姆媽。

住院五天後，醫生表示可以在次日出院。就在要出院的凌晨，姆媽熱度再起，經驗血得知，尿道遭病毒感染，只得留院治療。經一周治療後，又發現肺部有些積水，我們決定將姆媽轉入單人病房，因為醫院的病毒簡直防不勝防。

大家以為病情漸有起色，在二十六日凌晨，姆媽突然呼吸緊促、嘴唇發紫，情況不對，院方緊急轉進加護病房，並插管以助呼吸。

看到姆媽插管痛苦的樣子，我們心痛無比，只有祈禱菩薩保佑。七月十日醫生拔管不成，只好再度插管。這時我跟在美的二弟岳生、三弟辰生連絡，一致決定若再度拔管失敗，不能再讓姆媽受苦，大家決定「三不」：不插管、不氣切、不電極。並懇請醫生盡力以最佳藥物為姆媽醫治。

同時我跟前榮總、也是棗陽鄉長的羅光瑞院長，報告姆媽病情，並請幫忙能將姆媽轉院榮總呼吸治療中心。羅院長當然答應，並暗示姆媽已是高齡，插管不成，病人家屬要有最壞打算。

誰知天算不如人算，榮總呼吸治療中心正在整修，病床不夠，未能及刻轉院，但承諾優先轉入。在耕莘方面，因醫療程序關係，要限期拔管。正在不知如何是好之際，榮總通知有病床了，於是姆媽於八月二日入住榮總呼吸治療中心。

在榮總，積極展開醫療。這時二弟特地由美來台，他每

天早晚，由永和到榮總看視姆媽。我看得出二弟對母親的孝心，兄弟二人莫不祈求上蒼保佑。

姆媽的情況並沒有特別好轉，甚至有一段時期很不樂觀。只聽見醫生說：肺部積水要醫療、心跳過快須換藥、四肢手腫要按摩、腸子不通要灌腸、紅血素過低要輸血、血紅素太低要打藥劑、肺部發炎要打抗生素……，總之，醫生總怎麼說，我們做子女的就怎麼說好。姆媽哪天張開眼，那天我們就高興得一講再講。

八月十九日是子女們最高興的一天，因為姆媽拔管成功，看見姆媽嘴裡插著一根管子近兩個月，大家心裡的一根絞繩，總算解開了。拔管後的姆媽，確實有了進展，二弟也就回美國了，子孫們都說：姆媽（奶奶）可以回家過中秋了！

我不時握著姆媽的手問：「妳在泰和生了我，所以叫我泰生！」我看到姆媽微微點頭。

「那我是誰？」我興奮地問。

「泰生！」姆媽吐出清晰的名字。

我興奮之極，逢人就說：「姆媽會說話了，會認人了！」這是迴光返照麼！

接著幾天姆媽的呼吸情況越來越不好，吸氣很吃力，心跳很快，眼睛緊閉，四肢浮腫。

主治大夫說：「病人已走到盡頭，任何時間都會離開！家屬要做最後準備！」

我們欲哭無淚！

九月五日凌晨二點半，我們接到電話，姆媽情況危急。趕到醫院，姆媽又平穩下來。當晚妹夫留在醫院。

六日凌晨二點半，妹夫電告彬妹跟我，兩人趕往榮總，我並電告知秀英等。

凌晨四點四十七分，姆媽閉上眼睛安息，我跟彬妹緊依身邊，長孫小立夫婦在側。隨後秀英、次孫信弘、孫女信蓉趕到。

## 五指山上 永伴夫君

姆媽在父親安息五指山國軍公墓時，曾看到自己未來過世後安葬的墓地，她很安慰未來能跟丈夫同眠一處。但因本身不愛動，身子也不方便，每年清明掃墓也未前來，所以生前再也沒有見過自己未來安眠的地方。

這是一個安詳美麗的地方，是國防部在民國七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開始啟用的，五指山規劃為「國軍模範公墓」，占地兩千兩百多公頃，但規劃的只有兩百多公頃，真正用到的有八十七公頃，分「士兵」、「士官」、「尉官」、「中少校」、「上校」、「中少將」、「中將」、「上將」「特勳」等區。父親辭世時，「中將區」只剩最後一地，以後只能火葬，送進靈骨塔了。

五指山的國軍公墓，海拔約六百公尺，由山下開車約半小時，爸爸跟姆媽的墓地面臨汐止市區，遙遙可以清晰看到 101 大樓，左邊可以看到北海岸。山上遍植杜鵑花，每到清明，花開遍遍，十分美麗。墓地左右邊及後邊均植約有一人高的柏樹，顯得莊嚴有威。

因為姆媽的樸實無華，我們決定不發訃聞、不收奠儀。

九月二十七日，在台北市民族東路第一殯儀館，我、彬妹、小立引接姆媽大體於大覺廳，在親友們的追思跟祈福下，舉行了送行儀式。大覺廳不大，但佈置得典緻素雅、氣氛和穆安祥，棗陽同鄉會的理李事長、羅院長、張驥、顏家德、李發強、秦基金、杜本道、樊重民父子、國勝、國健、妹夫兄弟等都送上花籃以為哀悼追思。

家祭後，我代表兄弟、妹妹、子孫晚輩跪地向母親致感恩辭，我以悲傷的語調說：「姆媽、奶奶、老奶奶，您走了，到另一個世界跟爸爸相會了，願您們可以好好地生活在一起，可是，留下我們，是多麼不捨您的離去啊！姆媽、奶奶、老奶奶，我們不捨啊！姆媽，我們子女受到您無微不至



的照顧，你把屎、把尿帶大孫子、孫女，泰生病了，您不眠不休兩個月在病床前看護，姆媽，你這種恩情我們如何報答啊！！你哪兒也不去，泰生對您說，帶您去 101 大樓玩好不好？您說太高，會怕，不去！要帶您去看花展，您說：花展有甚麼好看，我看你們就好了……！姆媽，你對我們說：泰生生在江西泰和，所以叫泰生；岳生生在南嶽，所以叫岳生；辰生生在辰州，所以叫辰生，女兒彬彬生在冰天雪地的青島應叫青生，您說女孩叫青生不好，叫冰生也不好，所以叫彬彬……！姆媽、奶奶，您是那麼善良、可親、和藹、沒有一點心機、不與人爭……，可是您卻離開我們了！姆媽、奶奶、老奶奶，我們會永遠想念著你！我們永遠愛著你！！」

我說完，滿臉淚水、泣不成聲，其他晚輩們也各個淚流滿面，久久不能自己。

接著親屬們包括姆媽親妹琅舅一家五口、堂妹國勝夫婦跟國健、親弟國寬舅媽、海一叔、侄兒俊哥跟大嫂、孫兒小立岳家夫婦、孫媳映達父母、長媳秀英二哥梅生、雁爹兒子國台等，好友張阿姨跟子女、淑德、叔夢姐妹、楊芳姐及其子、樊叔夫婦、棗陽同鄉的鄉親們、日盛老闆跟金小姐、王平夫婦等都一一祭拜，

五指山上，父親靈穴旁，姆媽的靈棺，在子孫們的祈福下送進地下。我低聲語道：「姆媽，您安息吧！」

這時，孫子承翰指著藍天的白雲說：「你們看，奶奶在向我們揮手呢！」

我們向天望去，真的，彷彿姆媽笑著，在揮手向子孫們道別：「孩子們，我要跟爸爸、爺爺、老爺爺相會了！祝福了，我最愛的子女們、孫子女們、曾孫女們！！」

我們雖含著淚，但心裡明白，我們的最可親、最慈祥、最和藹、最善良、最沒有心思的長者，已到了天堂跟她的另一半相會了。

# 永念我們的姆媽

杜泰生、杜岳生  
杜辰生、杜彬彬



後排左起為彬彬、泰生、姪子中俊、岳生、辰生；前排左起為姆媽、昆生父親。此照攝於民國五十年。

## 作者群簡介：

前故榮譽理事長杜鼎之子女，泰生、彬彬居台北，岳生與辰生旅居美國。他們的母親方國琳女士於 102 年 9 月過世。本文由泰生主筆。

我們的母親，是多情的「湘女」，中國第一大淡水湖洞庭湖，孕育出這位美麗、善良、可親，滿固執的「姆媽」（我們都以岳陽話稱她為「姆媽」）。

姆媽自小吃魚米長大，所以嫁給吃麵食雜糧的棗北人爹爹後，確實讓她感到「委屈」，但她絕不後悔，她認定了出生入死，一生效命國家的軍人爹爹。

姆媽膽子很小，實在很難想像，以前爹爹在前方作戰，而她在後方要攜兒帶女，逃難到台灣的一段日子是怎麼渡過來的。

姆媽出生岳陽的書香門第，根本不會作家事，加上她的動作慢條斯理，「不幸」又有潔癖，一天只能做一頓菜飯。但吃的人絕對可以放心，因為她洗菜可以洗到爛，包險乾淨。因為嫌地面不乾淨，所以她的腳板是不落地的，他很勤於洗滌，洗衣、洗臉、洗澡一定洗到水清為止。

她極怕熱，夏天開了冷氣，旁邊還得打開電風扇吹得過